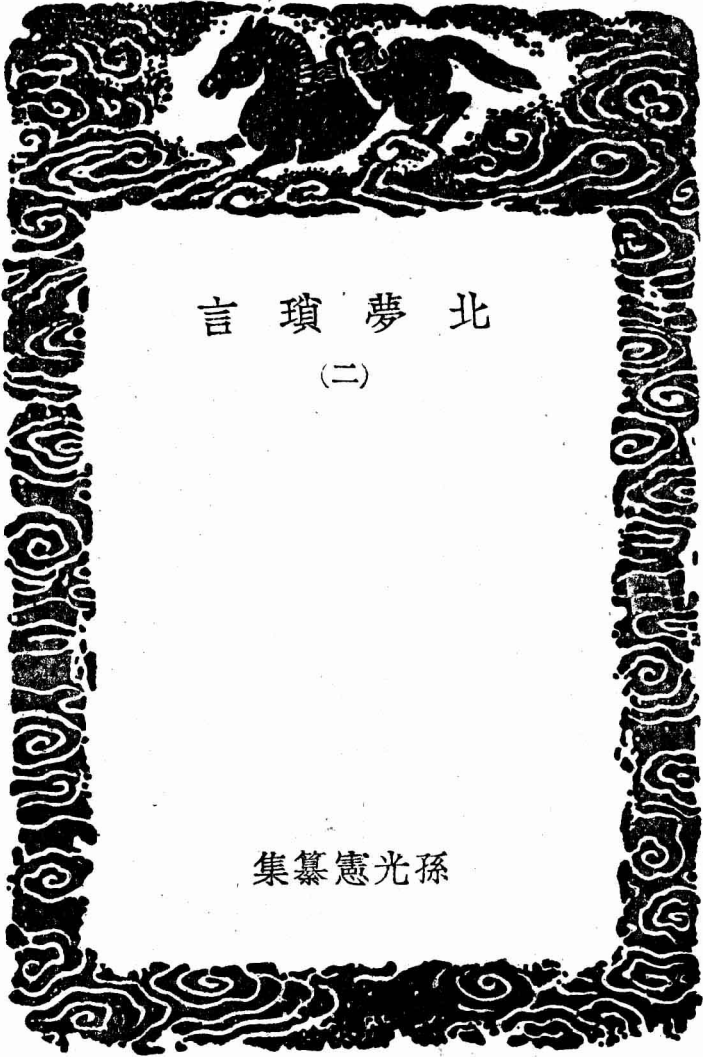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  
二







北 夢 瑣 言

(二)

孫光憲纂集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北

夢

瑣

言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孫光憲纂集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 北夢瑣言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玘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翺輕傲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秦，怒而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翺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龔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

檀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蔣腳。他皆類此。蔣生嘲咏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籍紳中咸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魯一作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一作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筆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命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卽諱福歟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尙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

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譏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遂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賀，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爇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鐵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哈。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一作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有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鷓鴣挽鈴

唐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鷓鴣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鷓鴣所在捕之。其鷓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碁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碁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碁請饒。一路滑生。碁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著碁。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碁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sup>一作工</sup>，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搨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尙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搨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妹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妹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

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馬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鱸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鱗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一作且穩。免勞控制。唯驅庶幾也。旣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騙。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騙。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

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閣阜觀。遇脩黃錄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卽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 崔雍食子肉

李侶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助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助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助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助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助曰。此卽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卽可斷。表終不爲。尋於江津害之。唐末蘇循尙書。諂一作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

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侶爲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轅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鵞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爲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爲種。卽爲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今一作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閤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爲。供奉官袴衫給事。無乘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頗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

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爲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卽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廬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環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闈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溇汗。乃以廉值市之。俾娉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表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

與春花。個個能噎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步步。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淡句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擱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卽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感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旣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牙僑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卽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裏鶴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鷲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鶴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須愛惜。果一作以紙裏。安鞵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笞之。遂巡所由謝伏一作杖。于階前。

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味。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尙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



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己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卽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承。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 蔡旼虛誕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禿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祕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

聞得一作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僂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爲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卽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銜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泊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尙存點汞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樓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藥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穎川知之。遂旅游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穎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壁尙書戮律僧

唐李壁尙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執掌嗜慾

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爲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卽都梭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爲恥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律

崔元亮降雲鶴趙駕仙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會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脩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覩亮典湖州脩齋亦降仙鶴太白爲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一作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腳在鏡內因拖曳而死也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脩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覺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爲天罰也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

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荆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玘。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旣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卽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瑋。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睐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瑋嵎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瓊意琦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蘭。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

面其從母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爲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爲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爲靈臺。旣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貶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直。爲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卽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暝古鼎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鱗鑣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脩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殞。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語之。

## 張氏子數壁魚

唐張揚尙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飶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卽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珙，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願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劊固無所慳，若以潤筆先見，一作賜卽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

李嵩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袁許之術。於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暗，一作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宗皇，一作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



之鑿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暲。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蘊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暲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暲相善。不信暲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爲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暲有書。召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斃。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宏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卽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暲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豔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宏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宏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sup>一作布</sup>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

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柳氏子幘頭腳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玘出官瀘州郡。泊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桑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亞台回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幘頭腳乎。固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卽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廡。家具皆牢實。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卽故黔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卽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魚紛錯。每脩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卽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愈爲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遂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又登樓。見行人戴藍綫席帽。云破普沒反

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且閑。一作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圍裏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鑿器。托裏椀櫟。徒費功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幞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宏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殘。卻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卻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旣歿。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之。

###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土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盞子熱發，崔訝飯盞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遣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沈尙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船，樛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搯官陳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蒺一作冷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蒺一作冷。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

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日一作暴卒，翌日卻活，乃具勝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卽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

安否。我卽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尙書處借錢事同。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曰。眞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眞人曰。紙錢卽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疴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岸頭一作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張璟爲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鳴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一作疏。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旣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廖隲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滻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卽可知也。行卽浴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爲澹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澹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尙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銜之。泊公宦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郡。其二道襲官。一作等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卽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柏一作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尙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孜有舊。避地浮陽。與之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修。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滂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壘。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滂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滂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滂之僕吏。控馬及階。

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潘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暉，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暉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暉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暉，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暉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暉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暉所，暉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暉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靈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謁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聲聲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爲帥。因有首邱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爲潞帥。降太原。葆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宦典台州。晝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儻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鎔。旣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鬪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疎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兩電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爲棗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會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一作都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一作都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焉。馬都一作都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都但頓頰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闔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強姪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刼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姪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齋戒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

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造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齋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卽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一作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旬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歧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卽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臯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曠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歎惜之。」

##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旣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章昭度討西川失謀，李

礪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尙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懲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尙父。至是爲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磻。字景望。拜相。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礪。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鉦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鉦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礪亦遇害。其子澆有高才。同日罹害。礪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鉦。亦寃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臯。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寶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尙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瑋。湖南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滂。鳳翔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



之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爲大言。驟居相位。亦會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言韜略。以囊韃爲兇物。以鈐匱爲兇言。就有如盧藩。薛能者。目爲蠢才。一旦宇內塵驚。閭左飈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領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憚王建。藩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本一作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晉五代史作襲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卽位。追贈禮部尙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錄。而殺害郟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一作之志也。以爲唐運陵替。皆有一一作歷數。自黃巢旣戮。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舍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温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

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識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卽成令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王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邱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鄰，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旣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卽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四字未曉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請其下，郎吏曰：朱公若收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爲張濬所誤，貶之。它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卽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宏信。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爲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

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鴛鴦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軍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黧褐。入金鸞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允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允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詬之曰。此優窮也。胡爲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

##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一作傳。城州一作州。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爲蜀有。方變謀。卻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僞一作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爲韓建挫辱。楊罵爲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卽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爲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爲所賣。時人冤之。巨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爲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攜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旣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一作甲。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勳臣詩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朱令公爲昭宗擁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僂首馬前請罪。涕泣

擁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旣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廚。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卽位。爲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爲全忠所害。德王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冊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疎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允密啓云。太子曾竊

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卽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尙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轅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瑤。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余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醜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元暉爲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官人阿秋。面召元暉屬戒。所乞它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冤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鎮。時人



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爲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脩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訴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卽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

自唐至梁下缺



#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 以酒致禍

梁祖國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悞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鞞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旼持聘。旼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旼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旼並飲之。旼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因臥俾人偵之。旼簪笏冠子。秤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

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侯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籥。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曳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玘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尙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黨已窳。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爲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一作至。將

大出兵迓。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闔。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留卒尙萬。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夫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入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啓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

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宜州田頽、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爲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廩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礪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

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剪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齋唐帝命禪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潑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飢。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一作趨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一作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授戈力戰。僅得

生還發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 梁祖夢丁會

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圉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變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閣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以忽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傾側。上墮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 梁祖圍棗強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旣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彝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擔。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弄梁軍。招討使楊師厚。斯人

不能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召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祕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一作百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尙依劉家。溫旣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旣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竟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奴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奴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恆給其費。張旣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戶。後克用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卽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勳。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姪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蹀。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

日紅一作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酌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沙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費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構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胤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爲行人。卽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紛。遠盟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卽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允。嫉忌尤甚。上勅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允背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允。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卽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

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入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鞞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爲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輦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歔卽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爲梁之名將。

### 駁昭宗諡號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

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時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鸚鵡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采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儉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儉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己。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鎮鎮。分其土宇。創立和貝爲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

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問。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插一作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卽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旣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紛。莊宗令闈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扇鏞。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尙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

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請藩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冤讐爲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泊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卽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卽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已剪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答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箏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

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卽昔日黃鬢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尙。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卽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裨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将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姐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爲諸優朴扶摑搭。竟爲鬪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卽令自殺。

###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卽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庭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旣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實其罪。

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誅之。辛庭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寢陵。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

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卽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卽以刀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卽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旣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

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蝮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識者惜之。

###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懼，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勅，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賊穢，賜自盡，面戒汝州刺史萇，爲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賊，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圓、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圓美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冤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數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衛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櫬楚。元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卽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 老益貪

禮部尙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邪爲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一作制置使要脩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潰皴裂趙鳳言於執政曰會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數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會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作



飛 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旣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龜，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 姚洪忠烈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巒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卽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於時夏魯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教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革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談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

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免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張虔劍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掎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劍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劍好與禪禿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贖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垂置僦居。卽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賊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爲言上亦然之

受賂曲法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卽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謀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

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重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重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

沈徽曲江吟溫顓附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卽彈，有孔卽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畫，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有溫顓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爲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爲謁者拒之。然溫氏之先貌陋，時號

鍾馗顛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 姜誌認父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羅鞭朴一旦告老子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絕誌乃授父杖俾答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邵尙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天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尙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數任即王鄂。近聞發於雅斜往往靈語說事如平生又言我爲陰官云云即不誣也。

###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開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并研令尋爲王公所鄙次依宋開府亦以不恭見棄轉薦

於嘉牧顧珣珣承奉貴近。誤奏爲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復疎之。俾其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邸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詣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以朝廷。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斥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爲李吉甫相所誤。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高諷附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惊之子。仕蜀至五轉。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啓。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即韋莊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即常銑也。

執政愍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霸旂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歎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

韋巽庭鈍周仁矩附

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庭懦蒙鈍。率由婢媼。仕蜀。先主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周仁矩者。卽蜀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忍欲王彥章附



唐鳳翔李暉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玉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潁川陳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忘其名賜名丞弇。王胡乃岐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窻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每爲愚話之。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卽其事也。

###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旣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媵。少環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脩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環釧之贈。何生未遇。不及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

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卯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羅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遂寧有馮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爲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撫其舊事。疊有奏論。馮生謂潁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爲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休公眞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眞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己。

之是耶非耶。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爲闈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非得爲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疎之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嵩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栖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芥庵夏隱君。中間刊誤舛訛。如曰纂纂、歡歎、雖難、關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抄本核過。吳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二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